



收藏家 茨威格

◎桑农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短篇小说《看不见的收藏》，是世界文学经典名作，许多人都读过。茨威格本人也是一位收藏大家，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有好几处谈到自己的名人手迹收藏。

据茨威格自述，他从十五岁起就有了这种业余爱好，搜集名人的手迹遗墨。最初是名人的签名，后来是手稿，是作家、哲学家和音乐家的原稿，同时还包括评述名人手迹的书籍和已出版手迹本的目录。他非常骄傲地说：“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私人收藏……在搜集手迹的三十四年时间里，我成了这一领域里的第一权威。我谙熟每一页重要的手稿，知道手稿在什么地方，是谁收藏着，是如何转到现在这位收藏者手中的。我成了一位真正的鉴定家，我能一眼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大多数专业人士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创作方面或者生活的其他领域，我从来不敢如此自夸。”

茨威格自己搜集的藏品，则是精益求精。他尽可能地收藏不朽之作的手稿。先是一皮包，然后是整整一箱子。有达·芬奇的工作笔记；拿破仑用几乎无法辨认的字体写的军令；巴尔扎克一部小说的大样，每个印张上都有上千处校改字迹；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最初手稿；巴赫、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舒伯特、肖邦的音乐手稿；等等。他收藏歌德的十五件手稿，从九岁到八十二岁，各个时段的都有，借此可以勾画出诗人一生的轮廓。他收藏的贝多芬手稿，虽然达不到这样的规模，但他得到了贝多芬住所里剩下的全部陈设，包括写字台、钱箱，以及大师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洗衣单。

茨威格认为，他只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期的保管者，而不是占有者。他打算在临终前将这些藏品转交给一个能满足他特殊条件的研究机构，可是，希特勒时代的到来，让一切希望化为泡影。他把一部分藏品赠送给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一部分变卖给别人，其余藏品的命运，就顾不得了。他说：“我没有为自己失去曾经的拥有而事后感到心疼。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和收藏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艺术——舍得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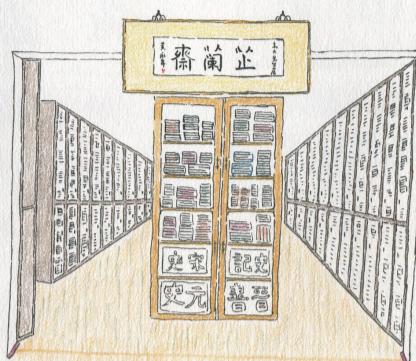
告别珍藏之后不久，茨威格便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他和第二任妻子在巴西的一座小镇双双服用镇静剂自杀，彻底告别了“昨日的世界”。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问候！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会看到朝霞！而我，一个过于缺乏耐性的人先他们走了！”

绿茶画名家书房·韦力

一九六四年生，藏书家。

每次走进芷兰斋，都有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
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书籍，散发着古中国的气息。

— 韦力 2019.8.16



芷兰斋 韦力的“芷兰斋”体现了当下中国私人藏书的最高峰，每次走进它，都有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书籍，散发着古典中国的气息。韦力真的是通过“芷兰斋”穿越到现代的古代人。



成为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手稿书信集

[法]纳塔莉·德·瓦利埃、罗斯利娜·德·阿拉拉著 黄荭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尽涵圣-埃克苏佩里写给母亲、情人、朋友的未发表信件，以及多部作品的手稿。尤其记录了《小王子》的诞生，特别收入《小王子》定稿以外的创作版本。

激情世界

残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隐身于城市的几个青年人是阅读爱好者，其中的小桑，当她沉浸在文学之中，虚构的世界就神秘地显现了：夜晚的街巷忽然弥漫着遥远大海的气息；幽暗的咖啡馆里花豹潜行出没……书将一些事物召唤出来，而生活正是想象中的模样。

大清内务府：

从帝王的家奴到鹰犬

袁灿兴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务府在清代职能重要，它是皇帝的御用机构，为皇帝服务，从皇帝的吃穿住行到私人小金库，都由内务府掌管。本书就清代内务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曾发生的故事，以通俗笔调加以展开，展示一个人人熟悉，却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机构。

访书记

崔莹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关于书与国际写作者的访谈录。访谈的内容涵盖汉学、历史、文学、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跟随这些访谈，我们能打探这个多样的世界，也能回溯过去、思索未来，收获丰富的人文知识。

读书与跑步

◎白本

“一目十行”是脍炙人口的成语，还真不是传说。《梁书·简文帝纪》记其“读书十行俱下”；刘克庄也有诗句：“一目十行读书。”简文帝和宋人刘克庄都是天生的读书种子，但都不是“绝种”。时至现当代，钱锺书先生更是阅读高手。范坦公赞曰：“天才绝伦，卧则读小说，一目十行，一小时可读毕一百页。”

像钱锺书的阅读速度，令人欣羡不已，但又不可轻学。程千帆规

劝留美门人，读书不要“一目十行”，而应“十目一行”。此话说来轻描淡写，想来“举重若轻”，像是高人点拨，很有道理。读书如同跑步，就像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短跑还是长跑，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读何种类型的书籍。而直接影响阅读的速度和效果的是一个人的理解力、记忆力。理解力就像跑步时的爆发力，遇到书中难点，瞬间完全明白，才能顺畅地



雅虫

◎苏妹

旧时曝书之俗，虽不免于夸富竞豪，但主要的还是防霉辟蠹。蠹者，蟫也，乃书中虫，“形状类于鱼，其心好蠹书。为害千般有，言烹一物无。年年当盛夏，晒了又如初”，蠹之为害匪浅，故为读书人或藏书家所共恶。

清中期藏书家童铨，仁和诸生，“淡漠功名轻富贵，一生爱好是藏书”，所藏名人小像亦多。其中有一素册为蠹所蚀，“其凿空处皆肖蝶形，殆天巧也”，郭频伽以《齐天乐》词咏其事，“近来不食人间字，满腔都是春恨。青简生涯，白蟫身世，幻作漆园梦影。羽陵困损，算不似花间，栖香差稳。莫羡神仙，蜕除且就此中隐。有人曝来永昼，比夹雪新签，白描副本。栩栩蘧蘧，鱼鱼雅雅，两翅尚黏残粉。滕王休晒，是痴绝书生，香食吟吻。展向春风，半窗芸叶冷。”童铨称道此词“比物象形，裁云缝月，后有作者未能或之先矣”。

而郭频伽“逸气全涌”，续填了一首词，调寄《沁园春》，“钻纸蝇痴，伏案萤乾，男儿可怜。笑吾其鱼矣，人言善幻。遽然蝶也，或羨成仙。五蠹书成，一生花活，游戏其间然不然。君休问，看此中有鬼，虫亦能天。为君试质前贤，更有个吾家博物传。是蒙庄阔达，未离文字；谢郎轻薄，多为诗篇。磊落景纯，虫鱼诠释，凤子春驹有阙焉。亡应补，任从残科斗，零落蜗涎。”

书法家梁同书也有《蠹蝶》二绝，或谓“自从食尽神仙字，一梦南华便脱胎”，或谓“蟫鱼耻作萤干死，幻作滕王飞白图”。文人就是文人，“才思横溢，触处生春”，居然把这讨厌之物写出几分可人雅趣。

近代谜隐行家范冕，在其《范氏隐书》之中打了一个字谜，谜面上是“书中蟫蠹琴中蛀”，谜底却为“蛋”，读者大惑，实则“取巧”而已，卖弄了一点儿“小学”功夫。须知书蠹琴蛀均是“雅虫”，而古文之“雅”本作“疋”，两相缀合便是。如读者未尝雅视之，固不可解。



读下去；记忆力就像跑步时的耐力，随着阅读的深入，关乎前文的后文越来越多，记忆不好，很难进行下去。最后，读书和跑步一样，都需要定力——持之以恒的锻炼与阅读，才行之有效。定力可以锻炼，属于后天性的，理解力与记忆力是先天性的，需要天赋。钱锺书的读书天赋，世间凤毛麟角，因此大多数人读书还是要“十目一行”的。